

2026年1月,长江大保护战略迎来实施十周年。

九百多年前的元丰三年,一位因“乌台诗案”贬谪黄州的大文豪,站在长江北岸,日日遥望江南胜景,终于难耐心中急切,挥笔写下:“连山蟠武昌,翠木蔚樊口。我来已百日,欲济空搔首……”苏东坡恨不得“一苇渡江”,畅游对岸那片令他魂牵梦萦的鄂州古城(古称武昌)西山。

如今,这首“千年顶流”所作的诗句,早已刻入鄂州的山石与江河。从樊口到西山,从“十里樊川、玉带萦回”的千年诗意,到今日长江大保护下的绿色蝶变,鄂城人用十年时间,将一卷生态答卷写在了大江沿岸。

东坡千问今朝答:鄂城,不负此江。

一江碧水入画来

鄂州鄂城“长江大保护”十年答卷



樊口江滩公园。(中国一冶供图)

一片江滩 从“砂石漫天”到“江豚逐浪”

“忆从樊口载春酒,步上西山寻野梅。”

这是苏东坡离开黄州后,在京城遥望南方时最深情的怀念。他在樊口喝过好友潘大临的“春酒”,在西山寻过迎风傲雪的野梅。他在《武昌西山》诗中感叹“西山一上十五里,风驾两腋飞崔嵬”,而他的弟弟苏辙则在《武昌九曲亭记》中,记下了哥哥在鄂城西山过得多快活——日日“杖策载酒,乘渔舟,乱流而南”,在群山幽谷中寻找诗意。

然而九百多年后的2016年前夕,这片让苏轼沉醉的樊口江滩,早已换了人间:沿江80多家中小企业与砂石码头杂乱搭建,粉尘遮天蔽日;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直排长江,岸线满目疮痍。杜沟村的村民经历了四次大洪水的侵袭,江水涨一分,心就往下沉一分。

面对满目疮痍,樊口区域沿江路及江滩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正式开工。拆掉88家“散乱污”企业、1408

户房屋,斩断所有排污口。施工方中国一冶给江滩做了“精装修”:种下140多种水生植物,打造长江沿岸种类最丰富的水上植物园,保留老旧码头遗址,融入三国文化与武昌鱼人文元素。他们开创了长江流域的“三个第一”:长江第一宽滨江生态风貌带、长江沿岸第一个水上植物园、长江第一个自然式鱼类洄游通道。

最难的是人的转型。曾是“捕鱼能手”的渔民,在“十年禁渔”政策实施后洗脚上岸,转型为护渔员,每天清晨在熟悉的江面上巡查,守护着他曾经捕捞过的那片水域。

从“怕江”到“认账”,再到“还账”,长江干流鄂城段水质长期保持在Ⅱ类以上,江豚回来了。杜沟村的村干部程强说,如今推着滑板车、在草地上指着江面喊“妈妈快看”的儿子,童年记忆将与父辈截然不同。昔日被“散乱污”占据的岸线,已成市民争相打卡的“城市会客厅”。



阁坚强——鄂城观音阁。

一条河 金融“活水”浇灌“九十里画廊”

这条蜿蜒九十里的长港河,西接梁子湖,东注长江,承载着千年武昌鱼洄游的血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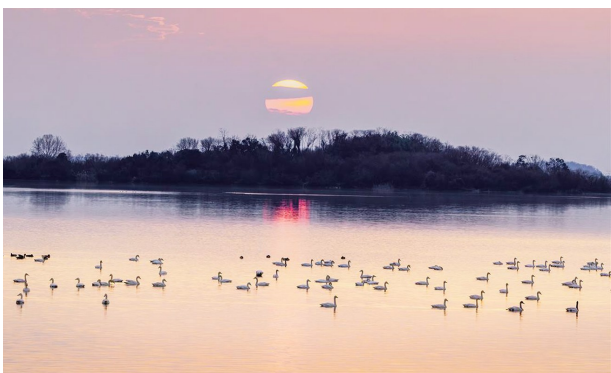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几年前,长港河并非如今的“白鹭翩跹”。“以前河水有味道,夏天窗户都不敢开。”杜山镇的村民老王说起那段日子仍皱起眉头。工业废水直排、生活污水倾倒、河道淤塞,让水体富营养化严重。

让长港河重现生机,不仅要治污,还要有“真金白银”的持续灌溉。农发行鄂州市分行主动审批8亿元绿色金融贷款,专项用于长港河流域

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。生态植草沟、生态护坡、滨河植被缓冲带……一系列绿色基础设施,将长港河从单一的水利工程打造成一条实实在在的“滨水画廊”。

河流清亮了,项目也随之而来。“长港河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”徐徐铺展:沿线峒山村已建成万亩水产、千亩湘莲、百亩樱园、十里水杉等22个生态农业项目,“公司+基地+农户”模式让土地流转率达78%,带动越来越多的在外年轻人返乡。清澈的河水倒映着白墙黛瓦的农家小院,长港河真正成为群众身边的“致富河、幸福河”。

撰文:尹进 刘康



三山湖冬季候鸟天堂。(方仲华 摄)



三山湖畔露营地举办捕鱼节,吸引外地游客。



美丽峒山村。(何景星 摄)



杜山晒鱼。(杜山镇政府供图)



鄂城区汀祖镇在废弃矿坑上建起“村BA”球场。

一座湖 从“堵心”到“舒心”的三山村重生

位于杜山镇的三山村,三面环水。上世纪80年代,密密麻麻的围网将湖面割得支离破碎,受早期商业投肥养殖及污染排放影响,水质一度下降至劣Ⅴ类。

转机出现在2016年。鄂城区在三山湖流域开展河湖“清四乱”专项整治行动。曾经经营着最大的水上餐厅“临风阁”的老党员吴国胜,在上大学的儿子一句“爸,您说过祖辈都靠这湖水生活”劝说下,忍痛第一个扛起铁锤走进餐厅。其余6家餐厅老板见状,纷纷效仿。

拆除只是开始。在三山湖向阳港片区,政府投资建设了238公顷的“深塘—浅塘—

深塘耦合湿地”,每日可处理养殖尾水1.5万吨。如今,三山湖的水质从Ⅳ类稳步提升至Ⅲ类,曾经的劣Ⅴ类水体彻底消失。

生态好了,产业旺了。吴国胜成了村里生态养殖合作社的带头人,他养殖的武昌鱼因为肉质鲜美,每斤价格翻了一番。更令人惊喜的是,湖水的清澈唤起了游子的归心。在广东打拼了30年的袁胜文春节回家时,看到碧波荡漾的风景线,当即决定不再外出,开起了全村第一家“悬崖咖啡馆”,开业仅3个月便接待近4000名游客。如今,三山村引进10家优质乡村创客,打造出17个核心文旅场景,村集体年收入跃升至120万元。

一条鱼 游出百亿产业的“价值跃升”

苏东坡到鄂州不仅爱寻野梅,还痴迷一道美味。“晓日照江水,游鱼似玉瓶。”他在《鳊鱼》诗中这样描绘武昌鱼。他常与好友潘大临泛舟樊口,品味武昌鱼配“潘生酒”。到了明代,往来文人亦多“泊舟留步,品味鲜美的武昌鱼吟诗”。可以说,武昌鱼的千年美食文化早已刻入鄂州的血脉。

水清了,岸绿了,鱼回来了。这十年,鄂城人最有底气的一张“金字招牌”,便是这条承载千年风韵的武昌鱼。

“才饮长沙水,又食武昌鱼。”1956年毛主席写下的名句,让这条鱼家喻户晓。然而在大保护之前,由于水域污染,武昌鱼的品质一度下降,产业发展长期停留在“称斤论吨”的低端层面。

在大保护的倒逼下,武昌鱼产业实现了颠覆性跃升。华中农业大学高泽霞教授团队手握“基因剪刀”,无肌间刺武昌鱼

2.0已进入性状稳定期,这条鱼的身价将从“按斤计价”向“克重计量”跨越。在汀祖镇和长港镇,100多个标准化吊水仓通过水下造流技术还原长江自然水流,让每条鱼游足“马拉松”后蜕变为高品质食材。

依托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的枢纽优势,鄂州推行“活鱼到家”模式——上午捕捞的武昌鱼,经过充氧包装和冷链运输,下午就能送到北上广深消费者的餐桌上,构建起6小时核心城市“鲜达圈”。2026年春节期间,“活鱼到家”实现销售额6600万元。湖北富农食品开发的百余款武昌鱼产品成功出口北美,凭借鲜嫩肉质深受当地消费者喜爱。

2025年,武昌鱼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亿元,带动1.5万户农户增收。从卖“吨位”到卖“品位”,从“称斤论吨”到“克重计量”,这条鱼真正跃过了“龙门”。

一个村庄 从“工业疮疤”到“青山绿水”

在岳石洪村的山道上,81岁的村民刘爹爹指着远处的绿色山峦说:“这里以前光秃秃的,全是矿坑。”

岳石洪村的故事,是鄂城区长江大保护中最具分量的篇章之一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矿山开采是村里的支柱产业。然而长期无序开采导致资源枯竭,地表塌陷、水土流失,“粉尘满天飞,渣土堆成山”是当时最真实的写照。2012年,鄂城区决定彻底关停矿山,开启生态转型。

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东风刮进了岳石洪,累计复垦工矿废弃用地千余亩,种植乔木12万株,修复裸露山体34处,桃花溪的水重新清亮了。全省全域国土综合整治工作现场会在汀祖召开,岳石洪村村庄规划入选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优秀案例。从“卖石头”到“卖风景”,村容村貌焕然一新。废弃矿井改造为咖啡屋,破旧老宅翻新成精品民宿,抹茶茶坊、木溪咖啡馆、山野书店次第开业。

更让岳石洪村引人注目的,是一套“三证一会一联盟”的制度创新。2025年11月,41名返乡创客一次性领齐“新村民”证书、《乡村规划建设许可证》和《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》,身份有了认同,建设有了依据,资产有了保障。乡村创客委员会和片区发展联盟,让这些来自设计、书店、民宿、手工艺等不同领域的“新村民”有了共同的“家”。村里成立强村公司,以山水资源入股,一个涵盖“原乡人、归乡人、新乡人”的融合发展新格局正在形成,年实现文旅综合收益500万元以上。如今的岳石洪村,森林覆盖率已

达82.5%,获评“全国造林绿化千佳村”“湖北省旅游名村”,昔日“工业疮疤”变良田美景的蝶变故事,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。

岳石洪村的华丽转身并非孤例。沿着汀祖镇一路行进,四峰山已成功入选国家3A级景区创建名单,以四峰山为中心的农文旅融合示范带串起了山地运动、森林康养、乡村旅游等多元业态,累计建设30多个旅游康养项目,投资额超3亿元。

“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!”2023年,结束了十年上海务工生活的90后青年陈川,拖着行李、携着妻儿回到了家乡峒山村,投资300万元在水杉林里建起了栖客露营地,围绕“乡愁文化”策划春插秧、夏钓虾、秋割稻、冬打糍粑的农事体验。2025年,基地营业额突破百万元。陈川打造的“三轻三重”模式——轻资产、轻硬件、轻人力,重创意、重体验、重传播,已成为可复制推广的“峒山经验”。

如今的峒山村,建成22个生态农业项目,年总产值达1.8亿元,带动全村70%劳动力“家门口”就业。2025年7月,峒山村登上央视《新闻联播》头条。

从岳石洪的矿山复绿到峒山的乡愁落地,从樊口江滩到三山湖畔,鄂城在长江大保护中交出的答卷,不仅是一本“生态欠账”的还清账,更是一本蕴含金山银山的“未来账”。

长江大保护十周年不是终点,而是新起点。鄂城人民将牢记嘱托,继续守住这“一江碧水、两岸青山”,让母亲河永葆生机,在新时代画卷中流淌出更加璀璨的诗篇。